

詩山集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Z424.9  
19  
:49

四十九

# 洪武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第四十九冊目錄

張泰來	一
風俗論	三
論穎考叔	八
論東漢名士	一二
水死對	一六
祀竈說	二〇
祀文昌說	二十四
翦商不從辨	二七
曾子喪浴髮室辨	三一
堯作圓棋武王作象棋辨	三四
書李穆堂宗子主祭儀後	三七
書詩說纂要後	四三
讀金縢	四六
讀君陳	五〇
讀唐風	五三
讀儒林列傳	五九
錢塘	一五五
寄王西莊先生書	六一
與王無言書	六八
易緯稽覽圖原本序	七三
卦位論	七七
爻辰論	八二
周禮田制軍賦論	八六
春秋	九四
律呂論一	一〇〇
律呂論二	一〇六
律呂論三	一一一
律呂論四	一一六
還宮說	一二三
武王即位改元考	一二七
周公攝政稱王考	一三三
魯禮禘祫攷	一四〇
堯典中星漏刻解	一四五
律寸解	一五五

三代田制解	一六三	民貴	二七三
三江辯	一六八	富民	二七六
三代辯下	一七八	論老子	二七九
周尺辯	一八二	天秉陽垂日星解	二八二
釋輔	一九〇	天左旋解	二八四
練祁先塋表	一九六	釋射	二八九
余廷燦	一九九	輓輶攷	二九七
復紀大宗伯書	二〇一	律中黃鍾之宮辨	三〇二
與蔡東墅同年書	二〇五	節烈辨	三〇六
復余習園書	二〇九	記周禮太史正歲年	三〇八
黃君振南時文序	二一五	詒穀草堂記	三一三
書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說	二一九	顏大中丞建普濟堂記	三一八
書測恒星黃道經緯儀說	二三〇	王船山先生傳	三二二
書測恆星赤道經緯儀說	二三三	朱侍讀學士傳	三三七
書紀限儀說	二三六	江慎修永傳	三四四
書王蕃渾天說	二四〇	郝京山先生傳	三五五
書王學質疑後	二四五	戴東原事畧	三六三
書儀禮鄭注句讀後	二五一	陳恪勤公行狀	三八五
書爾雅正義後	二五五	石刻濂谿先生遺像述	四一一
書習園宗先生經解後	二五八	同鄉公祭桂林相國陳公文	四一四
原文	二六一	朱文藻	四一七
原才	二六六	十三經音略序	四一九
慎微	二七一	知不足齋叢書序	四二二

江浚源	嚴古緣先生傳	四二五
	與梁耀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	四八六
孟子鈔題辭	荅程易田丈書	四八九
世系弁言	與張涵齋書	四九九
左氏春秋鈔跋	與外孫龔自珍札	五〇六
六廉計羣吏論	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	五〇八
論古揭	重刊周易本義原本序	五一四
言戒	周禮漢讀考序	五二一
諭臨安紳士修志札	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	五二三
獨秀山房四書文序	左傳刊杜序	五二七
獨秀山房四書文續編序	經義雜記序	五三〇
介亭筆記序	聲類表序	五三四
重刻字音正謬序	王懷祖廣雅注序	五四一
遊荊州龍山序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五四七
四維問對	潛研堂文集序	五五〇
險說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	五五三
橫山義田記	春秋左氏古經題辭	五六七
戒貪檄	東原先生札册跋	五六九
段玉裁	述筆法	五七一
與阮芸臺書	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五七五
與黃蕡圃論孟子音義書	在明明德在親民說	五八〇
與孫淵如書		五八三
與江晉三說說文牙字		五九一

禮十七篇標題漢無儀字說	五九六
訂說文顯然誤字說	六〇二
說荷	六〇七
濟盈不濡軌傳曰由軻以下曰軌	六一
擊中氏任解	六二〇
趙戴直隸河渠書辯	六二三
十經濟記	六二九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	六三三
莊忻	六三九
南宋論	六四一
文學邵君墓誌銘	六四三
徐孝子傳	六四五
徐書受	六四九
子同生論	六五一
狼山鎮中營遊擊段君墓誌銘	六五三
楊貫夫先生傳	六五五
沈叔埏	六五七

與友論散體文書	六五九
丁小山漢隸字原考正序	六六四
葉石樵六書分類序	六六七
古今同姓名錄自序	六七一
陳誠齋讀史隨筆跋	六七二
書姚尚書手纂史記精要後	六七五
書諸史提要後	六七八
六國論	六八一
周世宗論	六八四
元明辨亡論	六九〇
郡縣志冠紀年說	六九四
吳會說	六九八
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考	七〇五
學吃虧說	七一二
明文淵閣考	七一五
釋削	七一五

## 張泰來

張泰來（一七三四——一八二〇以後）字亨大，號陸泉。泗陽人。諸生。博聞強識，講求有用之學，凡朝革、國典、吏治、民情必思其措助之方，紀述尤詳，文宗方苞，純以理勝。著述極富，有《周易口義》等數十種，惜均失傳，僅存《補希堂文集》四卷。

## 風俗論

古之考政績者，必以風俗之美惡為徵。風俗者，猶人身之有面目，人家之有垣墉。面目傷，則府革之充盈皆虛垣墉頽，則堂室之高大不久。故留心世道，必採風問俗。

卷十七 雜著題寫篆儀字說

五九六

與友論故體文書

六五九

訂跋文顯然誤李說

六〇二

丁小山漢隸學源考正序

六六四

訂荷

六〇七

葉石德大書分類序

六六七

濟盈不經執傳曰由聃以下曰聃

六一〇

古今問姓名錄自序

六七一

韓詩疏解文補筆跋

六一三

齊侯尚書手稿史記帶要錄

六七二

趙威宣錄河渠書牘

六一九

古賦史提要後

六七八

十經舊記

六三三

六酒錄

六八一

魏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

六三九

周禮祭統

六八四

葛所新

六四一

元明辨亡錄

六九〇

南宋翰

六四三

那縣志冠紀年錄

六九一

蘇氏詩集

六四九

吳會錄

六九二

大子學新大韻

六四九

明文淵閣書

六九三

大子學新大韻

六五三

錢山脈中醫遺學教君墓誌銘

六九四

王氏詩集

六五七

周易口義

六九五

沈叔姁

六五七

梁武帝集

六九六

張泰來

六一〇

以貧

六九七

張泰來

## 風俗論

古之考政績者，必以風俗之美惡爲徵。風俗者，猶人身之有面目，人家之有垣墉。面目傷，則膚革之充盈皆虛；垣墉頽，則堂室之高大不久。故留心世道，必採風問俗。

得其大凡。要惟詳觀理勢，究其流弊，乃可綜情態而質言之。夫風俗之成，士居先而民次之。士以高朗爲道，而相率日入於卑污；民以淳樸爲心，而相率日趨於浮僥。此悖理反常之甚，最爲腹心之憂者。夫以士之儒服儒冠，翹然立於農工商賈之上，縱不能明新至善，誠如大學之所爲，然亦必經明行修，以古人爲的而求其粗合，乃於孝弟忠信之途置而弗講，庸言庸行至有踰其閑而不顧者；卽其束髮受書，惟以博取科名爲本義，故四書五經不過略爲記誦，以供場屋題目之資，至其朝夕呻吟，乃在亂雜無章之時，繆種流傳，轉相倣倣，跡其空疏不學，誠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然猶以爲安身立命

本在於是，且以遊從之相同相奉，而毫無慚負於其心。及乎遭時得志，偶與甲乙科，或入詞館，則曰我之功力兼全，如是乎其必中也；人亦曰彼之巧力兼全，以爲中如是乎其有徵也。夫茲之所習，不過求富貴利達之方耳。孟子比於乞墦，而謂其妻妾之必羞且泣，而遂持以易天下，可乎？此其得志於時者，極其所至，亦患得患失之鄙夫而止。若其不得於名，則又紛紛走利而輔詞訟，爭學徒，迫人以威，誘人以術，凡可以獲財貨、饜酒食者，無不攘臂爲之。當此之時，豈無志節過人，克自振拔者，而以習尙既成羣嘲共罵，要惟以鄉原之人爲鄉原之文，而後可成鄉國之善士。否則一怪異之事，不詳之人

而已。自王公卿大夫無不當務勤儉者，而庶民爲尤甚。唐風蟋蟀之詩，至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燕飲而言職思其居，職思其外，職思其憂，保世承家之道固宜如此。後世田農之家，其老於操作纖嗇起家者，不過善自封殖，貪人田產、器物，其所言行，莫非機變之巧。非然者，田踰百畝，卽付之隸農，傭作身不耕，婦不織，卒子弟羣從，日以博塞爲能事，而侈肆淫蕩雜出其間。乃至十畝之農，而輒其作，苦淫侈相從矣。甚至凶荒流離，爲傭爲丐，比至歲登而酒食吹彈遊戲日相徵逐矣。彼夫商賈之徒，擁厚貲，列市塵，取三倍之利，安坐美食聲色自娛者，自昔而然，而風氣漸染里巷，喧騰效尤者無地無之。江漢

之水流注奔趨由梁而荆而揚滔滔汩汩不可識其所  
以然就下故也庶民之俗母乃類是嗟夫彼富民者導  
之以賄宗族救鄰黨厚子弟延師費雖錙銖猶難贏也  
迄於迎神賽會張燈演劇賄胥吏創寺觀則捐貲恐後  
內外男婦多和之是誠何心哉夫習俗如此何由底於  
高明淳樸乎計惟守土之吏整齊而移易之第恐秦越  
人之視肥瘠漠然無所動於其心甚至卑污之習浮僞  
之行以身爲倡而滋之轉令盛由此觀之彼士民者其  
又奚足深責也哉吾將一言以救之曰在得人

而已。白王公卿大夫無不當。蘇軾本《龍希堂文集》卷二

厥奚取焉。責也。始吾艱殊不知也。曰。吾與叔

子所載東鄰君而過之。轉今內相與憇。乃以士貞者其

以亡。顯祖。劉公。樊公。祖傳。休矣。亦甚。至。皇祐。英。哲。公。

高。則。崇。慶。高。信。樊。院。吉。谷。英。懷。寧。而。安。恩。大。榮。崇。秦。誠。

丙。於。樊。敬。癸。庚。多。昌。柏。介。心。建。夫。晉。公。政。此。前。由。私。从。

### 論穎考叔

鄭莊公克弟段於鄢。遂寘其母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日。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穎考叔聞而有獻於公。公賜食。食舍肉。問之。日。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

昔。而。然。而。風。氣。勃。染。聖。若。喧。勝。於。七。

江漢

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善乎其言之能感君也。既而告之悔，乃曰：「君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此則曲說巧言，而有害於義理之正矣。人臣之所望於其君而不可得者，悔過之心與言也。莊旣見母之意切矣，考叔宜開陳義理，告以前日誓之大繆，啓以今日改之無難，發其至性，吾知公之涕泣而迎也。而設爲不近人情之策，以誘之，是直以黃泉之誓爲的然不易，而必委曲以踐乎大無道之言也。是非有掘地相見之事，足與所誓相比附，則母子遂終不可相見也。始有敗事而不知匡救，繼有善念而不知將順，吾見其爲長君，逢君之故智，而烏有所謂純孝錫類與夫育英才者哉？然則母子如初。

考叔豈可謂無功與。曰：此莊公悔悟本心爾。人有汲汲焉求見其母，而終守前約，遂至阻絕者乎？以交質子之信而取麥，取禾且旋叛焉，安見莊之必不改其前誓耶？且君子進諫視乎理之是非，而成敗不計也。故如宮之奇、蹇叔洩治諸人之直言，右尹子革之謗諫，雖不見用，皆可爲後世法。而穎考叔則無取焉。抑觀史冊所載，秦之茅焦，蓋繼考叔而起者，其事不軌於正，則商素庵已言之要。其不孝、不仁、不慈之語，尙能侃侃自將也。若唐之李泌、宋之韓琦、呂誨尤能調燮其君父子之鄰而功在綱常，皆未有如穎考叔之巧說也。人臣立朝當主上骨肉難處之變，法語異言所不容辭也。上當爲李泌、韓

琦、呂誨而次亦當爲茅焦，若時必出於謫諫，則如張良、四皓之召，魏徵獻陵之對焉可也。

(同上)

至和人黃然與公直處在道外，則每以不整其衣冠，則歸來蕭然，則風氣清淑。若大俾奉齋，則無懈體，無穠陰，若其餘與熟，益益亦知己之不足愛人之有餘，見贊用齊期於吾身，有得而已。是其自立者，未嘗有標高揭己之爲相師者，亦絕無慕名矜尚之意。此所以深於學問，而各返於性命，傳之後世，歷久而無弊也。若夫東漢之士，固皆志行方潔，負時重望，然往往高自位置，峻其丰裁，介介乎以激濁揚清爲事，其三君以及八顧八及八